

浅论《流言》中语言艺术的独特运用

郭保如

山西师范大学

[摘要]在《流言》中，经常可以读到很多警句，幽默诙谐让人回味无穷。又或者冷暗、苍凉的语言，字里行间感受到身处战乱年代的孤独感。无论是悠闲自在的“闲话”风，还是幽默的比喻，还是冷暗苍凉的语言色调，都值得后世去细细品味。文章具体分析研究《流言》的独特的语言艺术，探讨《流言》中的“张式”艺术风格，以及《流言》在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具有研究意义和探讨价值的。

[关键词]张爱玲；闲话风；孤独感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2.610

引言

《流言》是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所撰写的经典散文集，收录了张爱玲1943年到1944年的散文。张爱玲凭借着创作才华在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红极一时。自此张爱玲的作品就一直处于被学者关注的状态。在她离开大陆后，评论界对她的研究出现一度的沉寂局面，虽未间断，但处于相对低潮期。后经由1961年夏志清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的推崇，又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学者虽研究张爱玲，但针对其散文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笔者在总结其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还对张爱玲的散文集《流言》做逐篇细致解读，全面分析其独树一帜的语言创作风格，以期望有所创新。

一、《流言》中的语言艺术特点

《流言》的语言具有极鲜明的特点。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对事物的看法，都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独到之处。在《流言》中以女性独有的细腻心理，或絮絮叨叨，或幽默讽刺，或冷暗苍凉。不同语言风格形成了“张爱玲式”的语言艺术。

（一）“絮絮叨叨”的“闲话风”体

在张爱玲《流言》这部散文集中，呈现的是一个沦陷区的孤独的女性“絮絮叨叨”的私语^[1]。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从一个女性的真实体验和内心出发，津津乐道的谈金钱、谈吃穿，谈日常、谈戏剧音乐。看似“闲话风”的写作方式，不难看出张爱玲的私语性和私人性的写作风格。在《流言》中，大多数为日常生活琐事，又或者是个人爱好以及家庭关系，如《公寓生活记趣》中描写不出水的热水龙头；梅雨时节如何抢救家中水灾；以电车为代表的市声以及每晚电车进厂的情形——如同孩子回家；小贩的声音；开电梯人的形象；以及提到的公德心“啊，人家阑干上晾着地毯呢——怪过意不去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罢^[2]！”这都是上海弄堂里人人每天都经历的琐事，却在张爱玲的笔下如此生动。这种“絮絮叨叨”的“闲话风”，反映了张爱玲的“私人化写作”风格。

张爱玲刻意远离政治，可见不同于左翼作家的“文学革命”风格，而有着自己明确的主观态度和写作风格。也因此，读张爱玲的《流言》，虽没有呼吁民族大义和革命思想，但会使读者产生共鸣。如袁良骏《论〈流言〉》中提到：“张氏散文颇具不俗的语言艺术风格：活泼、佻达、冷峻、幽默。比如那篇《童言无忌》，写的都是童年小事。‘钱’、‘穿’、‘吃’之类，本不足道哉，但在作者笔下却一一活灵活现起来^[3]。”在《童言无忌·钱》中，张爱玲

从自己的“抓周”趣事，大胆直言自己对金钱的喜爱，坚持称自己为拜金主义者。还讲到自己生平第一次赚钱，却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从而指出自己与母亲对金钱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想要的东西。在谈到自己如何计划买一件衣裳，临到买还得再三考虑着，从考虑的过程，撰写痛苦也有喜悦的情绪，称自己是“苦乐的小资产阶级^[4]”。

从以上分析中也可见，张爱玲的《流言》中整体语言都是絮絮叨叨的，仿佛是内心的情绪写入了纸上一般，没有头绪、逻辑，却又真实再现了张爱玲那时的想法。

（二）“悖言悖语”的比喻

《流言》中的语言风格除了“絮絮叨叨”的“闲话风”，值得细品的还有她文字中对生活及当下的调侃之意。虽然题材大都是来自生活的琐事，但在张爱玲的世界中却显得极有趣味。

在调控生活琐事上爱用比喻手法，《谈胡萝卜》中，当我问姑姑胡萝卜与洋花萝卜的区别时，我暗暗记下，“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5]。”虽表面写胡萝卜，实则也看出了作者与政治疏离，在自己的小世界肆意抒发自己的感情。在《私语》中，讲到家里请来私塾先生教书，“读到‘太王事獯于’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方才记住了^[6]。”如同每个人的童年经历，面对枯燥的知识，需用自己的小口诀才能记于心。这幽默的风格让读者忍俊不禁，足见张爱玲文笔之妙。对于张爱玲“悖言悖语”的比喻风格，张鑫也多次提及，在张鑫《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中提到“张爱玲在文中对比了中英两国文化的骂人方式，戏谑地称‘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理，合逻辑的。’尖锐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欺欺人的骂人方式不过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满足^[7]。’”诸如此类的比喻在张爱玲的《流言》中，不难发掘。随处都可见张爱玲对事物刻画细致入微，观察之独到，文笔之精妙。

（三）冷暗、苍凉的语言色调

正如邓丽华在《“流言”中的“恒言”——张爱玲〈流言〉的现代性探微》所表达的：“‘苍凉’这一文章基调也成了张爱玲大部分小说、散文的基本特点，张爱玲文学创作之所以以苍凉为基调，这与她的生平经历是密切相关的。自幼张母便抛弃儿女远赴西方游历，父亲又没有给予张爱玲太多的家庭温暖，这种童年经历就直接影响了张爱玲日后的创作，而成年后与胡兰成没能开花结果的爱情同样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创伤，这些都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张爱玲创作的苍凉基调

[8]。”

除此之外，胡明贵与杨健民的论文《张爱玲“苍凉”悲剧思想的生成及对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发展》中着重分析了张爱玲苍凉的语言风格。“什么是‘苍凉’之美，张爱玲并没有明确定义，但从张爱玲对壮烈、悲壮、苍凉三种审美趣味和审美追求评价中，我们看出，她不喜欢壮烈而喜好悲壮，更偏爱苍凉^[9]。”

二、《流言》语言艺术的研究意义

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在于她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声音。她正是用其新奇、舒缓而又华美的语言展现了高超的语言技巧和个性特点，流露出内心深处迷茫、热烈、哀伤的情绪。针对其小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深入研究，有着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而针对她的散文尤其是语言艺术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论文通过对“张爱玲式”的语言艺术风格的探讨研究，发现张爱玲作为创作主体的情感传达、投射和表现是有一定价值和意义的。

（一）《流言》中的“张式”艺术风格

在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中，已形成了自己明确的主观态度和写作风格，她的散文成就不亚于小说，这已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她对散文文体经过严肃而认真的思考，即使看似写的都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实则却表达了作者的态度。在《流言》中，张爱玲首先展示的是一个地道的女人世界“她的题材大多取自身边的琐事，而这也正组成了女人有着特别爱好的一些生活内容：上菜场、逛街、购物、打扮、零食等等。她的话题几乎总是可以归入女人的话题：女人的天性、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没有佣人的好处、身边杂事的乐趣等等。然而，张爱玲虽然有十足的女人立场和角度，但她并非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她以“平视”的角度和寻常之心观察女性，从而剖析和品评世俗生活中女性的种种优劣特点。而张爱玲的这部《流言》也详尽的向读者展示了张爱玲的艺术风格。

其次，《流言》虽为散文，且有张爱玲小说的风格。细读后首先感受到的是作者独特的叙事视角和叙事技巧。在《流言》中，每篇散文看似自由散漫，实则不然。张爱玲谈钱，谈穿，谈童年，谈及日常，每篇都是结合作者经历为线索。看似“闲话风”，也使得读者感受到了作者的写作风格，既有明显的传统叙事手法，也有现代的叙事技巧，既写了俗，又写了雅，是一位不拘一格且雅俗共赏的天才女作家，有着与他人有别的洞察力和对事物犀利的角度，让读者在张爱玲的笔下看到了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叙事视角。

最后，张爱玲的《流言》虽为散文集，但极具小说风格。张爱玲的小说，细节永远是华美、温润的，像一袭华美的袍，但是主题永远是苍凉的，像爬着虱子的袍。张爱玲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表达了自己对写作的理解：“就因为对一切怀疑，中国文学里弥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它得到欢悦。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这是张爱玲对中国文学精神的认知。

纵观《流言》，看似都是远离政治，无关紧要的琐事。实则深读背后尽是作者在面对所处战争的苍凉与无奈。以至于自己旁观周遭，处在与大众有别的角落，满是孤独感，这便是“张爱玲式”的风格所在。

（二）《流言》在现代文学的影响

通过分析张爱玲的作品，研究张爱玲创作风格中的“人性的拷问”与“诗意情怀”两种表现，考察两对看似矛盾的命题，如何在张爱玲的创作及人生中张弛呼应：一方面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另一方面不忘对日常生活怀有诗意的欣赏，同时张爱玲的“写所能够写”的态度，都成为当下的文学写作可借鉴的伦理意义和价值。

40年代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战争与救亡紧密相关的题材，作品车载斗量，比比皆是，时至今日，当读者再次细读，会欣喜在这样紧张严肃的年代有一位有别于典型文学的视角的女作家，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的40年代，除了战争和救亡主题，也有其他文学创作，虽然创作一度进入了沉寂局面，但处在上海“孤岛”的张爱玲仍然能在散文《流言》中体现“不闻政治”，而写城市生活的琐碎事以及见闻之感慨的主题，因此《流言》作为张爱玲的第一本散文集，在1944年一出版就奠定了张爱玲的散文成就。正如陈雍在《张爱玲的“1944”与〈流言〉》中提到的：“无论是对于她自身及其文学成就，还是对于中国20世纪40年代散文，张爱玲的‘1944’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意义。”文中看似不经意的日常琐事，却不难感受到作者背后的深意。正如张爱玲所愿，她的《流言》如流言一般传的飞快，历经半个世纪依然在有前赴后继的学者视若珍宝，研究传承。

三、结语

在《流言》这部散文当中，以自身独特的叙述方式，即“絮絮叨叨”的“闲话风”体，以亲近者的姿态向大众展现了自己的日常琐碎、所闻所感、憎恶以及喜好。除了“絮絮叨叨”的“私语”，本文还分析了张爱玲的“悖言悖语”的比喻以及她冷暗、苍凉的语言色调。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性的揭露。也因着她的散文接近日常，让每一代的读者都可以看到她的真实。因此正如作家所愿，她的《流言》像流言一般快速的传播，直到如今依然炙手可热。

参考文献

- [1]余凌.张爱玲的感性世界——析《流言》[J].读书,1991(07):61-70.
- [2]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31
- [3]袁良骏.论《流言》[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01):102-108.
- [4]张爱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5-6.
- [5]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119.
- [6]张爱玲.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115.
- [7][1]张鑫.张爱玲散文多样性研究[D].漳州:闽南师范大学,2020.
- [8]邓丽华.“流言”中的“恒言”——张爱玲《流言》的现代性探微[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7(05):87-91.
- [9]胡明贵,杨健民.张爱玲“苍凉”悲剧思想的生成及对中国现代悲剧理论的发展[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3):89-100+170.